

豪

爽

心

情

◎何春莊專欄

她從來沒想過，會有那麼多女人，和她一樣年紀的女人，下午不在家拖地或睡午覺而跳來跳舞，而且跳得那麼起勁。

她去了
媽媽舞廳

那

天下，她按照慣例開始拖地。

這是每個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例行午後工作。

其實拖地並不是那麼髒，她在進門之後的整條陽台上都鋪了地毯，已經消除了鞋子上的大部分灰塵，再加上只准脫鞋才走進房子，屋裡其實沒那麼多灰塵，她只要不時把那一條通路吸吸塵就很乾淨了。

可是，她還是習慣性的每週花好幾個鐘頭把全家拖兩次地。

家裡的人上班的上班，上學的

上學，辛苦得很，要是能回到一個乾淨清爽的家，一定會很安慰的。家就是外出打拚的人休息的地方，不是嗎？而且她的世界就是這個家，把家裡弄得漂漂亮亮乾乾淨淨，也算是她的成就吧！

她用力拖地，帶著一股要出門的興奮。

再說，上回在家長會遇見女兒

同班同學的母親羅太太，說是今天要帶她出去玩，要是家裡沒弄乾淨，怎麼對得起家人呢？

她拖得更用力了——帶著一股要出門的興奮。

羅太太帶著她到了林森北路，上了一棟大樓的十一樓。純跳舞的，都是老師教，沒有什麼不好的人在裡面，來，我請客。羅太太一面說一面替她付了入場費，才一百多塊。

舞池是大亮的，周圍休息的地方反而比較暗。舞池裡大部分是女人，而且是她一般年紀的女人，有的和男人用心的踏著舞步，有的和女友練著節拍，另外還有一些在舞池後方的整面牆鏡前一面跳一面檢視自己的舞姿。

他們倆什麼客套話也沒說就下了舞池。

她從來沒想過會有那麼多女人，和她一樣年紀的女人，下午不在家拖地或者睡午覺而跑來跳舞，而且跳得那麼起勁。

羅太太的老師是一個穿著整齊，面貌普通但是很有禮貌的男人，聽說打電話約他來這裡跳，一小時要八百塊呢！他們倆什麼客套話也沒說就下了舞池，跳起來還真像第四台伴舞群的跳法，中規中矩的呢！

跳了一輪，兩支曲子下來，羅太太說要休息，叫她也下去玩玩。

那種身樂合一的快感是家事中完全沒有的。

我好多年沒跳了，老早忘了，我看看就好了。她惶恐的推託著，腳步卻遲遲疑疑的下了舞池。

曲子是熟悉的流行歌改編的，她安心了一點。

老師帶著她在舞池中擺好架式。腰要直，手肘要抬高，頭要抬起來，要有一種顧盼自如。腳步要輕輕的滑過舞池的地面，輕飄飄的，好像是最熟練的舞者一樣。

在牆鏡的影像中，她突然發現自己並不太矮，也不平庸，只是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拖地、抱小孩、切菜洗菜中扭曲了自尊而已。在輕巧的樂聲中，她學著把身體的節奏調整扣上音樂的節奏，她清楚感受到身體從沈睡中醒來。那種逐漸自我操控、身樂合一的快感是例行的家事工作中完全沒有的。

原來跳舞是那麼輕鬆愉快的事。

對面的老師專心的提示著她如何擺頭，如何扭腰，如何拋擲眼神。她驚訝的發現可以和一個陌生男人那麼親近而不感覺不自在。原來跳舞可以是那麼輕鬆愉悅、鞏固自信的經驗。

她突然感覺到自己又回到了少女時代那種自在自主，但是顯然擺脫了當時的羞澀和退縮。這種新找到的力量使她興奮得莫能自己，腳下也更加輕快。

換了羅太太跳。她坐在黑暗的興奮中，捉摸著新找到的身心悸動感受。原來，除了拖地以外，我和地板還可以有這種愉悅的關係，等下我要問羅太太要老師的電話，星期五再來跳。她計畫著。